船厂的鸽子

□姚崎锋



对鸽子的喜欢,由来已久,它们无与伦比的身形和自由飞翔的姿态,都是我心灵所追求的东西。自身达不到的境界,总想从它们的身上去获得一二。

前年的台风季,我在船厂里前后偶遇了两只鸽子,并带回了家,疗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俩成功配对,并经历过几次产蛋与孵化期,终于修成正果。印象里,到第二年春天,家里的鸽子已经有了6只,可以成为一支分队了。它们每天进出,在附近的天空中盘旋,让人心生美好。一切正朝着我心怡的方向发展,可不知怎的,它们在那年的酷暑中次第凋零。我到现在还在后悔,如果不放出去,也许它们现在还能活得好好的。

也似乎与鸽子有缘,这次,我又在船厂 里发现了鸽子的踪迹。

那天午饭后,路过工程队办公区,无意中听到了鸽子的叫声。四下寻觅,在一个铁皮房里发现了它们。一群白色和黑色的鸽子,正处于青年期,大概有十余只,有几只正停栖在铁皮房外接的窗棂上。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倒食收拾,我上前问询,得知是他的工程队老板养的,平时由他负责打

铁皮房有一把挂锁,不上锁的。此后,每天午饭之后,我路过此处,总会停留片刻,随意看看。有时,看到食盒里没有食物和水了,鸽子们正停在窗棂上,左顾右盼,有些躁动,大概是饿了渴了,我便顺手

投喂。

转眼,几个月后,铁皮房里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它们产蛋了,有些正在孵化,随后,雏鸽们出来了,一点点地成长起来,羽翼丰满,鸽群的队伍扩大了。

这小小生命的诞生和延续,让我感到快乐和美好。随着接触的加深,它们对我也是友好而亲近的,让我感觉这群鸽子就是我自己养的。在我的眼里,它们一直是风一样的少年。

海边的船厂,我以为是需要一些鸟类的,虽然也时常有海鸥的掠影,或者斑鸠们短迅的低飞,但如果有群鸽的存在,这偌大的场地上空,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风景。我期待着它们被放飞的那一天,在钢铁碰撞与汽笛声之外,聆听它们翅膀掠动的声音。



自从和这些船厂的鸽子不期而遇,我 们的故事就一直没有停止。

快一年的时间,幼鸽其实已经孵化出了好多窝。印象里,有几只中途夭折了,还有几只青年鸽也不知什么原因死亡了。这么小的一个铁屋里,自然容不下十余只鸽子的集体生活,而且铁屋位置背阳,它们一直受不到阳光的恩惠。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和外包队的老板说了此事:如果再不放出来,它们迟早会一只只死亡。老板说了自己的担心:厂里野猫太多。我提了一个建议:如果不开门,最好在门顶开一

个天窗,让鸽子可以自由进出,而野猫却 没法从天窗口进入。老板算是答应了,但 迟迟不见行动。

一个中午,阳光温暖,我私下把铁屋的门打开了。鸽子们在我的召唤下,张望了一会儿,接着一只只走出,在外面的草地上磨喙觅食,间或跳跃间或低飞,我看到了它们最快乐的时刻。我的身心也是快乐的。

快要上班了,在我的指挥下,它们竟然 很听话地一一回到了铁屋里。这也更让我 确信,它们是能够听使唤的,到了晚上也 一定会自己回来的。

于是,我将铁屋掩着,任它们自由进 出。有几日,它们相安无事,鸽子的数量 也没有减少,我为此高兴不已。



但,令我担心又最不愿看到的一幕还 是出现了。

那日中午,照例来到铁屋边,目之所及,赫然看到一只无头鸽子躺在地上,一地的羽毛,伴着斑斑血迹。啊!鸽子遭到了野猫的侵袭。

铁门已经被关上了。我打开门来一数,的确少了几只。我不知过去的这一晚,鸽子们经历了怎样的惨案?很可能,它们正安静地栖息着,而铁门掩着,冷不防,一只野猫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它们的领地,它猛然地发动了攻击,直取了其中一只,鸽子的脖子应声而断。其他鸽子受了这突如其来的侵袭,在铁屋里横冲直撞,

四下逃散……我后悔自己的鲁莽,向老板"认罪",他反而给了我一句安慰:一直关着也不是个事,听天由命吧。

我只能再次把铁门关紧了。

事情还是有一点转机。几日后的中午,我怔站在草地上,而我的眼前却突然有飞鸟的影子掠过,并轻轻停息在不远处。多么熟悉而亲切的身影,一黑一白两只鸽子,正是失踪的其中两只。它们可能是在那晚的惊吓中逃出,现在饿了又飞回来了。我召唤它们,指引它们,它们一前一后,亦步亦趋走进了铁房。

我一定要给它们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细细观察,我发现铁房外接的鸽笼顶部是可以打开的,之前用帆布盖着遮挡雨水。这让我惊喜,毅然打开这个门,它们终于有了自由进出的通道。

这几日,我如常去打探它们的状态,有时会看到几只站在天窗上。它们沐浴着温和的阳光,或者低飞几周,又站在了铁房顶上,又或者随意在草地上踱步觅食,那种自由重新回来了,也在我的心底无限延伸。这正是最好的状态。

自由飞翔吧,可爱的精灵们。

我始终在它们身上寻找着自己内心的

这一年,鸽子们经历了一些风雨,现在 终于迎来了阳光。这一路的周折,人生何 尝不是?

返乡轶事

□杭州市澎致小学404班 王珞璃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又到一年我最期待也最纠结之时,期待的是可以见到许久未见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纠结的是每年春运,拥堵的车流和人流,让回家的路变得格外坎坷。更何况我是一个"晕车宝宝",被堵在路上,极易变得脑袋沉沉,意识模糊,胃里翻江倒海,仿佛下一秒就会"决堤而出";此时,眼中的世界是一幅不断抖动的画面,四周翻腾着不安,仿佛连空气中都充满着晃荡的气息。

我不想再经历这可怕的场景,向爸爸乞求道:"我们坐高铁回去吧?"爸爸两手一摊: "不好意思,手速不够快,没抢到票,只能开车 回老家。"说着拿出手机,打开12306APP给我 看。我只能认命,怀着忐忑的心情坐上车子, 往老家方向"晃"去。

一上高速,车子猛然多了起来,车速时快时慢,我感觉身上渐渐冒出冷汗,恶心开始蔓延到喉咙口。我紧紧闭着嘴巴,手死命抓住把手,一动不敢动。妈妈感觉到我的不适,提议去就近服务区休整一下。恍惚间,我点了点头。

"服务区到了"。妈妈轻轻扶起了晕车的我。我脚一落地,紧绷的弦一下子放松了。一抬头,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火红的灯笼,大红的招牌,广播里播放着《春节序曲》,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服务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闹了?印象中拥挤的人潮、脏脏的地面和简陋的店面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序的人流、整洁的门面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一种到了旅游景区的感觉。我和妈妈不自觉地跟着人流"逛吃"起来。其中一家"老底子"糕品店,专门售卖传统糕点,有橘红糕、云片糕、松花糕、姜糖……虽然外观简朴,但是每一种都有传统的底蕴,带着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不远处有支长长的队伍,喜欢热闹的我拉着妈妈凑了上去,原来是在排队买烧饼。店里卖的是缙云烧饼,口味不多,只有梅干菜肉和葱肉两个口味,但是小小的店面前已经排了10余米的长队。一定要买个尝尝!终于买到了两只烧饼,我咬了一下,皮很薄,随便一口就是满满的馅料,葱香搭配着肉香顿

时充盈整个口腔。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烧饼,我边点头边忙不迭往嘴里送。"慢点吃,不够再买。"爸爸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我的心情一下子回暖了,连枯燥的返乡路途都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我开始期待下一个服务区。

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服务区。奇怪的是,这个服务区却冷冷清清的。匆匆看了一眼,我发现这里除了有加油站和洗手间等基础设施,只开着一家快餐店。我的雀跃犹如过冬的燕子一般,飞到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了。顿感失落的我,觉得无法坚持接下来漫长的路途了。妈妈安慰我说,每一站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一起去下个服务区看看,说不定有惊喜呢。

我们到了离老家较近的奉化服务区。一走进里面,我觉得有种熟悉感,门口的糖葫芦店,中间的炸鸡店,两旁的肯德基和星巴克咖啡店,品牌和商品陈列,跟第一个服务区风格一致。爸爸告诉我,这应该是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招商的结果,这样品牌、规划和布局都能保持风格一致,也有助于服务区的规模化和服务的规范化。而在这一致的风格下,我又发现了一些不同。比如,在绍兴服务区我们可以吃到臭豆腐;在余姚服务区,我们吃到了海苔饼;在奉化服务区,有属于奉化的芋艿头……原来这个小小的服务区,不仅仅是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也是每个地方特色展示的平台啊。

不久,爸爸开出了高速,家的影子也慢慢 浮现了出来,此时我才意识到,将近3个小时 的路程已经悄然结束。

这一路过来,我的心情起起伏伏,从忐忑到舒畅,再到失落,最后萌发出希冀。这让我想到面对学习时,不可能总是有一览众山小的凌云豪情,往往是有考试前的停杯投箸不能食,也有攻克难题的直挂云帆济沧海;有早起晨读的三更灯火五更鸡,也有收获满满的半亩方塘一鉴开;有面对前路未知的长风几万里,更有理解贯通后的飞度玉门关。

一段返乡路给了我别样的收获,这返乡路是漫漫人生路的缩影,再害怕再忐忑,我们都要勇敢踏上属于自己的征程,除了荆棘和考验,也能遇到别样的风景。

诗三首

□钱科峰

八字桥

月光如水 仿佛时间被凝固 风划古老的碎银 只有流水,还是抗水 把满城的心事封存 一路奔涌

乌篷轻摇 荡开宋韵的长卷 远方,纷至沓来 或深抚或浅讶 来来回回的步履 丈量青石板的历史宽度 平平仄仄的屋檐 勾勒八百年的明媚与沧桑

清晨从黑暗中醒来 一切鲜活如常 一切又恍如前世 煤炉、木门、格子窗、臭豆腐 一一陈列出生活的模样 她说,这才是江南 于是,许多人用手机定格 南宋嘉泰年间

迎恩门

石狮在桥栏上打了个盹 醒来已是沧海桑田 陌生的璀璨 精致的世界 哪里还有峨冠博带 那个手持糖葫芦的孩童 用价签乱点江山

一江两岸 城隍深堑 运河连着临安 通渠之波来去自由 留不下一个王朝的倒影 只有高耸的门楼 保持着最初的倔强 决不低头 向流年,也向这变幻的潮流

民宿在古巷

看上去它已很老很老 鼓起的砖墙,斑驳留痕 野草在夹缝里书写坚强 仿佛随时会打个趔趄 轰然而倒

瓦片布满青苔 预示着雨季的到来 凌霄花在攀爬中迎客 有年轻男女在摩娑时光雕刻的旧 物 包括天井和老树 就连空气 都仿佛是前朝凝固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屋主是谁 更不知有几代屋主进出这门楣 台门里的最老的老人 细数着探花、钦点与敕命 他们似懂非懂 他们只是来探花 夜幕下 灯笼幽暗,仿佛要唤醒从前的将来